

卧龙生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飞铃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飞铃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就是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限界,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

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格。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内 容 提 要

青年侠士吴元超、铁成刚来到大名府，欲杀白剥皮，为民间除害，待到了解真相，才知白玉山济贫无数，行善不欲人知。黄世荣死于义弟白玉山剑下，黄夫人忍悲十八年，携女凤姑欲报杀夫之仇，武功高强的白玉山不作分辩，甘愿引颈就戮，黄凤姑觉得别有隐情，与吴元超等赶赴鲁西武家堡，一探究竟。吴元超、铁成刚身陷武家堡，被迫习练魔功。青年剑客白天平三闯武家堡，探知那里集聚无数高手，并受到神秘组合的控制，江湖大难即将发生。白天平生擒武家堡总管，审出黄世荣实是死于奇毒之下。丐帮与少林、武当合剿武家堡，不料两大门派的长老却是敌人内奸，几乎使丐帮精锐尽失。丐帮帮主申三峰亲赴武当山，与掌门人闻钟道长协商剿灭邪教天皇教，不料两大掌门同时中毒，武当门下半数弟子背叛了门户。在武当派即将倾覆之时，白天平与丐仙袁道等一批正义之士来到武当，他们凭借一腔正义、高超武功，挽救了武当玄支剑士数十人的性命，同天皇教展开了一次次激烈残酷的搏杀，天皇教的内幕一层层剥开，原来首先组织天皇教的，正是深受武林尊重的、白天平的师父无名子，而兴风作浪，造成杀劫的却是以瞒天过海之计已诈死十八年的黄世荣……

该书故事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出人意外，而且行文紧凑，语言简洁，一展卷便不忍释手，是卧龙生作品中一部很值一读的力作。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酷面慈心 从容待死	 (1)
第 二 回	疑团难解 共襄义举	 (29)
第 三 回	抽丝剥茧 初生之犊	 (57)
第 四 回	别有用心 莫测高深	 (86)
第 五 回	庆功之宴 蛛丝马迹	 (113)
第 六 回	夜探敌巢 屈充婢女	 (142)
第 七 回	侍寝之危 巧言离间	 (169)
第 八 回	小心求证 杀出重围	 (197)
第 九 回	奸徒伏诛 力战四煞	 (226)
第 十 回	丐帮赴援 秘窟潜踪	 (255)
第 十一 回	白璧蒙瑕 舍身全义	 (282)
第 十二 回	虎口余生 发现内奸	 (311)
第 十三 回	美艳公主 紧急应变	 (324)
第 十四 回	揭奸摘伏 棋逢敌手	 (353)
第 十五 回	冒充煞星 魔窟探秘	 (395)

第一回 酷面慈心 从容待死

天长楼坐满了酒客，猜拳声此落彼起。

一骑快马，奔行到天长楼外，从马上跃下来一条汉子。

二十四五的年纪，浓眉、虎目，一身蓝绸子紧身劲装，举动间有一股剽悍的豪气。

店小二接过马，少年人随手摘下了鞍边一柄长刀。

只看那嵌满宝石的刀鞘，那该是很好的一把刀。

店小二低声道：“客官，马可要上槽及加料？”

蓝衣人嗯了一声，道：“这地方可有一位开当铺的白员外？”

店小二微微一怔，道：“客官是他的朋友？”

蓝衣人一转脸，虎目中暴射出两道神光。

像两道闪电，看得店小二打了一个哆嗦，握在手里的马缰绳，也吓的跌落地上。

蓝衣人躬身捡起来，笑一笑，道：“伙计，那位白员外的生意做的很大，是吗？”

店小二接过马缰绳，道：“是啊，生意是很大，单是这大名府，就开了四家当铺、两处大药铺，还开了一家五湖大客栈，可算是我们大名府的首富了。”

蓝衣人脸上掠过一抹冷笑，道：“伙计，那白员外的为人如何？”

店小二低着头，想了一阵，道：“这个吗？小的不太清楚。”牵着马回头就走。

蓝衣人一伸手，抓住了店小二的肩头，只是随手一把，那店

小二却疼的妈呀一声，滚落一头黄豆大小的汗珠儿。

蓝衣人尴尬的笑一笑，放开了手，低声道：“伙计，对不住啊。”

从这人的举动、言谈，显然是一位初次走江湖的人物。

店小二痛得直咧嘴，一腔怒火想发作，但心里又有些害怕，咬咬牙，忍住疼，道：“客官这是第一次出门吧？”

蓝衣人道：“伙计，你说得对啊，在下确是第一次出门。”

店小二道：“这么吧！你既是找白员外的，干脆住到五湖客栈去，那里也兼营酒饭生意。”

蓝衣人笑一笑，道：“不！我要住天长楼，你给我留个房间，我先去找个座头吃点东西。”就这样自己进入店中。

天长楼生意好，楼上楼下，有七八个专门招呼客人的伙计。

蓝衣人一进门，另一个店小二立刻迎上来。

这时，正是午饭时候，天长楼坐满了客人。店小二带着蓝衣人东绕西转，才找了一个空位子。

蓝衣人刚刚坐下，另一个店小二，又领着一位青衫少年行过来，哈着腰，道：“这位大爷，行个方便，今儿个上的客人多，小店位子少，两位凑合一下吧！”

看看四周，确实坐满了人，蓝衣人未置可否。

打铁趁热，店小二取下肩头的抹布，抹抹凳子，道：“大爷请坐，吃点什么？”

青衫人放下手中的长形包袱，缓缓坐了下去，道：“一盘熟肉、一盘豆腐、一碗面、两个馒头。”

蓝衣人不待店小二开口，便说道：“我也一样。”

店小二放开嗓门，吆喝着厨下准备，蓝衣人却借机会打量了青衫少年一眼。

看上去那青衫人有些文弱，瘦长的身子，白净面皮，年纪约莫有二十二三，像是一个游学士子。

但光棍眼睛里不揉砂子，蓝衣人一眼便瞧出青衫少年是一位内家高手。

青衫人落座之后，一直微微垂着头，目不转顾，一副旁若无人的气势。

蓝衣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五旬左右，头戴方巾，身着海青长衫的老者，缓步行入店中。

两个金刚般的中年大汉，紧随在那老者身后。

也许是店小二身份不够，坐在柜台里的帐房先生，站起身子，迎了出来，哈腰欠身地道：“白爷，什么风把你老给吹来了……”

白员外挥挥手，接道：“刘掌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贵号所借区区的银子……”

帐房先生接道：“这个敝东主交待过了，五百两本银，五十两利息，明天到期，小号午时之前，自当送到府上。”

白员外笑一笑，道：“刘掌柜好记性，明天我要请几个朋友吃饭，想在贵号定十桌酒席，钱从利息中扣，明天一块儿算。”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那帐房先生跟着在白员外后面走，一直送出店门口。

蓝衣人双目中神光闪动，几次要站起身子，但终于忍下未动。

店小二送上了饭菜，青衫少年淡淡问了一句，道：“那位白员外在此地很有名气吗？”

店小二哼了一声，道：“名气大得很，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白剥皮。”

青衫少年说话的声音很低，慢条斯理，道：“大名府的人，好像都很怕他？”

店小二道：“他家大业大，弄了不少武师恶奴，自然是人人怕他了。”

青衫少年道：“大名府是有王法的地方，他蓄养武师、恶奴，为非作歹，为什么没有人去告他？”

店小二微微一怔，道：“他养有两位智计多端的师爷，打官司也不会输，告了也是白告。”

青衫少年道：“白剥皮都做些什么恶毒的事？”

店小二似乎讲出了火气，有问必答地，道：“放高利剥削穷人，开药铺死要银子，又开了几家当铺，房契土地一起收；到时间如是付不出利息，恶奴上门，锅碗瓢勺一起搬，上不留片瓦，下不留寸草，就像剥你一层皮；大名府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蓝衣人听得心头怒火高涨，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面汤和菜汤横飞，溅了那青衫少年和店小二一身，也溅了自己一身。

他似是自知举止失常，冲到口边的话，又自行咽了回去。

青衫少年笑一笑，道：“这白剥皮当真是可恶的很，但这大名府是通商要衢，开药铺不止他一家，为什么一定要到他药铺子看病呢？”

那店小二似是从未想到这件事，怔怔神，道：“他财大势大，药铺里药物地道，请的大夫高明，一帖药就能医好病，虽然比别处贵，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病人和大夫讨价的事，绝无仅有，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让他敲了。”

青衫少年点点头，道：“说的也是，为了早些看好病，让他高价讹财，也还罢了，但明明知道高利剥削，为什么又偏要向他借银子呢？”

店小二又是一呆，道：“他的银子多啊！又不怕人家赖，所以，只要有人找他借，他就敢借给你，银子滚银子，那就越滚越大了。”

青衫少年道：“这么说来，那白剥皮当真是大坏人了？”

店小二笑了笑，转身而去。

蓝衣人和青衫少年未再说话，各自吃过饭，出门而去。

第二天临近午时，蓝衫人身带长刀，独自来到白员外门前。蓝衣人龙行虎步，行动之间，都带着一股浓重的杀气。一副摆明了硬找麻烦而来的面孔。

老管家迎上来，一抱拳，道：“朋友是远道赶来的吧？”

蓝衣人冷哼一声，道：“不错，但在下已经到了一天，听闻白员外今日寿诞，特来恭贺一番。”

老管家温和地笑一笑，道：“难得朋友这份好心意，老奴代敝主人先行谢过。”说完话，抱拳一揖。

蓝衣人冷笑一声，闪了开去，道：“不用多礼，在下和白员外并无交情。”

老管家陪笑道：“壮士言重了，敝主人喜交天下士，壮士不能说出姓名，老夫也好代为通报？”

蓝衣人微现怒意，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破山刀铁成刚便是区区。”

老管家道：“原来是铁壮士，老奴立刻去替壮士通报。”

铁成刚道：“不用了。”突然大步，直向老管家撞去。

那老管家急急闪开身子，未再拦阻。

铁成刚大步而行，直闯入大厅。

大厅中早已摆好九桌酒席，已然坐了不少客人。

铁成刚本就有一股勇猛剽悍的气势，此刻满脸怒容，手执长刀，看上去，更是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杀气。

大厅中人，都被这股杀气震住，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鸦雀无声。

铁成刚虎目环扫了大厅一眼，冷冷喝道：“你们听着，在下今日到此，专为杀白剥皮而来，替大名府一方除害，没有别人的事情，诸位最好不要插手；在下长刀无眼，插手此事的人，休怪我刀下无情！那白剥皮现在何处？要他出来受死。”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冲入人宅，大喊要杀主人，固有豪气干云的气势，却也给人一种横蛮的感觉。

一个中年汉子，似是白府中侍客仆从，行前两步，一欠身，道：“白员外在内厅。”

铁成刚道：“内宅后院是妇人孺子居住之处，铁某人堂堂男人，不愿震骇到妇人孺子，去叫白剥皮到大厅中来。”

那中年汉子低声说道：“壮士自己去吧！这等杀人搏命的事，谁会去叫呢？”

铁成刚想了一想，道：“说的也是，在下自去找他。”大步向后厅行去。

数十人，上百只眼睛望着他，却是没有一人敢出手拦阻。

又穿过了一重庭院，眼前是三层石级，一片青砖铺成的高台上，矗立着一桌乘风阁。

四面竹帘半卷，正中间摆着一座酒席，白剥皮端坐主位，正举杯向客人敬酒。

铁成刚怒喝一声：“白剥皮！”纵身跃飞到阁门口处。

门口处，本有着一道半卷起的竹帘，却被铁成刚一手抓下，摔到一侧，举步入厅。

厅中席位坐人不多，除了白剥皮外，正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雪白蓬发、鹑衣百结的老叫化子，左首位置上，却是仙风道骨，长髯飘飘的全真道长。

但最使铁成刚惊异的，却是昨天中午，曾和自己同桌的青衣少年。

四个人，分坐了桌子四面，一个年轻的斟酒童子站在白剥皮的身侧。

铁成刚望了青衫少年一眼，冷冷说道：“看起来像个人似的，想不到竟是专门赶寿酒的下三滥。”

四个人都有着极好的涵养，没有发火，就是被骂的青衫人，

也只微微一笑。

白员外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一抱拳，道：“壮士，能得相会，总是有缘，何不请坐下饮杯水酒呢？”

铁成刚道：“在下要喝酒，也不会喝你这黑心剥皮人剥来的酒。”

白员外和蔼地笑一笑，道：“听壮士的口气，似是冲着老朽来的。”

铁成刚道：“不错，正是冲你而来。”

白员外仍是满脸笑容，道：“壮士，这是老朽的蜗居，我已居此近二十年，老朽不会逃走的，壮士且请坐下，容得老朽稍尽地主之谊，咱们再作长谈如何？”

铁成刚怒声道：“我不坐你的凳子，你这宅院中一草一木，都充满着血腥，碰一碰就会沾污了我的手和身体。”

白员外道：“哦！壮士的意思呢？”

铁成刚道：“杀了你，替大名府除害！你这专吃高利的老狐狸，不能再留在世间害人。”

那一头蓬乱白发的老丐，口中啧啧两声，道：“好恶毒的口气……”

白员外摇摇头，示意那老丐不要多管，仍然笑着，道：“壮士，老朽宁认了，不知哪一位是受害的人？”

铁成刚怔了一怔，怒道：“大名府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你白剥皮，还要举证什么受害人？你养有护院武师，和讨债的恶奴，我铁某人既然要为民除害，也不在乎多杀几个人。”

白员外道：“如若老朽真的有罪了，那也是罪在我一人，和别人无关。”

铁成刚冷冷地道：“想不到你白剥皮还有一点骨气，你取兵刃吧！铁某人不愿杀手无寸铁的人。”

白员外笑一笑，道：“壮士的豪侠之气，老朽十分敬服，不